吉林日报

东北风

周刊 DONG BEI FENG

本期出版2024年12月14日

Email:jlrbdbf@163.com

人参值得

□李 谦

一

秋分刚过，秋风刷啦啦劲吹，把天空日渐推高，把炎热日渐吹跑，把绿色日渐吮净，就又到了收获的季节。

辉南县石道河镇梨树沟林下参示范基地里，参把头老徐头戴草帽，身背竹筐，手持索拨棍，昂首向天，吼出一声“上香喽！”后，焚香、叩头，祭拜山神老把头孙良，祈祷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

老徐身后，6名身着萨满舞服的祭祀人员在萨满师的带领下敲响手鼓，跳起祭舞。鼓声咚咚，腰铃叮当，密集又有序，于刹那召唤出千百年间的历史烽烟，萦绕在金戈铁马的气息里奔涌而来，被瑟瑟秋风带远，弥散在看参小屋前面的青纱帐之上。

在梨树沟参场，老把头是年年必拜的，只是比不得此刻的采参习俗仪式展演这样隆重。每年三月十六“老把头节”当天，参场主李清林在山脚下一座不起眼的小山神庙前虔诚祭拜，这是对几乎伴随他一生的农业劳动——种参的尊重，也是对古老的长白山采参习俗的坚守。

李清林拥有的林下参地共1140余亩，其中72亩参龄已达34年。那是真正散播在林下，除了清理杂草枯枝，参场周边架设铁丝网外，不经任何人工干预的参地，辉南地区仅此一家。2017年开始作为石道河镇“吉林省林下参之乡”种植繁育示范基地，名震四方。

人参自古以来就拥有“百草之王”的美誉，更被东方医学界誉为“滋阴补生，扶正固本”之极品。林下参模拟野生人参的生长环境，历经15年以上的生长周期，富含野生人参的珍贵营养成分，大补元气、回阳散逆、滋阴、益血、生津、强心，是世间不可多得的养生珍品。

国家药典规定，生长期15年以上的林下参就可视为野山参。

鼓声、铃音的余韵还在人们的耳畔回荡，老徐把头带着来访的客人们踏进参地。夕阳的余晖斜射进这片生满高大乔木的杂木林，为地表植被涂抹上一层淡淡的金色，人参秧苗稀稀拉拉分布其间，没有人参籽的加持，看上去并不起眼。

一棵茁壮的六品叶人参吸引了人们的目光。老徐把头排出全套工具，为客人讲解采挖人参的全过程，并模拟动作。老徐是参场雇请的参把头，只有演示的权利，要不要把这棵参龄高达34年的林下参“抬”出土，给予到访的客人们更真切的采参体验，得老板李清林做主。毕竟，这棵人参价值不菲。

“挖吧。”李清林说。

老徐把头跪伏在“六品叶”前，判断出人参主根在地下的身形走势后，伸出粗糙的小耙子一样的双手，把周边的杂草、小灌木搂光扒净，腾闪出一块黑黝黝的林下黑土地。他跪伏在地的姿势像极了朝拜。

在客人们的惊叹声、摄录声中，最先显露的是“六品叶”珍珠白的芦头，接着是芦碗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老徐把头严格遵循抬参出土的节奏，而暮色已经笼罩了寂静的山林。李清林看出客人们的急切，果断接替了老徐把头的位置，他的动作更加迅速、有力，剪掉树根、抠挖泥土、捧住参坨轻抖，一棵颜色鲜亮、主根圆实、两条支根岔开的人参缓缓离土，人们的掌声、欢呼声四起，让李清林确信，他手里这棵熠熠生辉的“六品叶”，满足了来客对于一棵林下参的所有渴望。

他指着黄白色参体上密布的呈环状的一圈圈皮纹、粗短的芦头、对称的芦碗、密集的珍珠点介绍：“它旁边有一个瞎耗子（东北鼢鼠）打的洞，雨水从洞里渗进地下，所以它的支根有一处淡淡的红锈；有几年参秧折损导致了退芦，芦头在地下憋了3年才再次发芽……”

它这34年岁月里的经历清晰地刻满全身，留下了锈痕、珍珠点……正是这些残缺，佐证着它的价值。

抬参时的标准动作是坐，是跪，是伏，甚至是趴，全神贯注，屏声敛气，目不转睛，如微雕大师加工美玉，如文物专家发掘文物。几乎每一棵林下参都是这样被参把头虔敬地“抬”离故土，“请”至人间，完成一场和参把头及最终拥有者的隆重约见，结一段俗世的缘。唯其如此，才能体现人这个物种千百年来对于人参一以贯之的热爱吧。

今天到访的客人也跟参把头一样，纷纷跪坐在林地观察、摄录、相询，这是让李清林心生慰藉的态度。他知道这是被人参的力量驱动的，只为了人参值得。而亲手抬出这棵价值不菲的林下参，体现的是主人的待客之诚。像种参人奉行的老把头精神一样，李清林仁义待人，乐善好施，在石道河镇声名远播。他拥有一手祖传的推拿功夫，擅长帮人缓解颈椎、腰椎的宿疾，在为石道河镇一带患者推拿时，从不收费。

“咱会这个，也没有本钱，就是出点儿力气呗，能帮到人，就高兴。”他说。

“咱卖人参不说假话，不蒙人，不坑人。”他说。

“跟林场签的30年合同4年前就到期了，什么时候开园售参，还定不下来，可市长、县长都让咱放心，容咱时间。还答应给基地修路、通电……”他又说。

这一两年，梨树沟林下参基地快“升级”成“网红打卡地”了，来参观的客人络绎不绝。凭心论，李清林不愿人来，接待客人耽误干活不说，人多脚杂，会踩折人参秧，影响人参生长还算事小，万一把病菌渗进参体，形成锈斑，人参会整根烂掉，他和几个雇工根本看不过来。可他从没对来访者关上大门，无论来的是谁，他都以一颗平常心接待，用他可贵的长白山人的实诚、厚道和宽广的胸怀。

现在政府为咱种参人想得这么周到，配合政府宣传，他有责任也有义务。因为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是省里的重点专项，省里决定“力争利用5年时间，推动人参全产业链规模达到3000亿元”，这让李清林确信，超过他64岁生命一半带拐弯时长的坚守、苦守，他和同行赶上了最好的时候。

这是人参的力量。

▲参场主李清林与本文作者　陈晓雷 摄

▲关东参娃（剪纸）　陈维珍

二

在梨树沟的李清林挥动古老的鹿骨扦子，全神贯注于一场采挖林下参表演时，两百公里外的“国参故里”集安市附近的老岭山上，姜家参场劳作正酣。参场主姜锡山指挥参把头们，抬出一棵棵林下参，清除残土、整理打包、装箱称重。明天，是距离集安市40多公里的清河镇人参交易市场大集。

吉林省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参产区，集安则是吉林省人参主产区之一。当地的人参应用历史已有1700余年，人工栽培历史近500年。集安市清河镇被评为国家级人参特色小镇，被称为“人参之乡”。

姜家这片参场面积两百多亩，参龄最长的23年。受承包期的制约，姜家从5年前开始采挖、出售。一家两代人分工明确，姜锡山和老伴儿住在山上的一间黄泥小屋看护参园，家住集安市区的女儿、女婿负责销售。去清河镇山参交易市场，也去桓仁和快大茂的集市。

凌晨3点多钟，女儿、女婿赶到清河镇集市，游弋在野山参、林下参、园参、高丽参、花旗参……的“海洋”，鱼儿一样穿来穿去，钻进钻出。野山参是参中之龙，如濒危灭绝生物般珍稀难见，代替其尊贵地位的，当属林下参。个头大、品相好的，以棵为售卖单位，被哪个顾客看对眼，讲究个“缘”字，是人与人的缘，也是人与参的缘；个头小、品相平常的，上秤称，三五千块一斤也卖，六七千块一斤也卖，按质论价，童叟无欺；残参、参须子打粉装盒，起底单价在四五千块钱……当阳光在鸭绿江、浑江的江面跳荡出粼粼的金色波光时，小夫妻俩已经轻装返城，路遇熟人，随口问他们一句：“卖参去了？”“卖参去了！”夫妻俩随口答，相视会心一笑，一种独属于东北人性格属性的搞笑诙谐，就在这问答之间，抛洒在绿水之畔、白山之间了。

官方数据显示，2022年，集安市林地人参留存面积16.63万亩，鲜参年产量4583吨，人参全产业链年产值达到74亿元。第二届中国集安·清河野山参节（2017年）上，就有一棵参龄超过200年的野生人参干品被广东商人以388万元拍得，一棵野生人参鲜品则拍出了208万元天价。这是一片孕育大量人参神话的土壤，老把头、人参姑娘、人参娃娃的民间传说俯拾皆是。幕起，每个人自动带入角色，现场直播；幕落，满载着收获或伤痕离场，转投其他舞台。人，一茬茬来了又去；参，一棵棵隐没红尘，留下了永远鲜活、永不老去的长白山人参的传奇。

老集安人的生存、生活和人参紧密地交缠在一起，眼里看它，耳里听它，鼻子里嗅它，锅里煨它，也药用，也膳食，也外敷。到临终一刻，很多人也不忘“喝碗参汤吊一吊命”。天长地久的彼此晕染，参富含了人的气息，人拥有了参的灵性。靠参吃参，何况生正逢时，集安人各就其位，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这散发着浓烈人参气息的巨流漩涡中，载沉载浮。

与辉南县的李清林不同，集安人姜锡山祭拜老把头孙良会选择七月里的一天。届时，他会在看参的两间泥屋前平整出一方土地，寻3块大小、形状合适的石头，堆搭成“磊”形，一座暂时供老把头神位栖身的山神庙就建成了。庙前的供桌上摆放猪头、馒头、水果，祝祷老把头保佑自家的参场活动顺顺当当。

“种参操心，磨难大，说道多。就说抬参吧，成手工人一天工钱240—260元不等，车接车送，管吃管喝。好工人一天抬五棵参的也有，棵棵全须全尾，须毛上的珍珠点都一个不缺；技术差的一天抬两棵还出岔子。一次雇了个把头，说自己是成手，结果抬一棵参折了，再抬一棵又折了，他臊得满脸通红，二话不说，抬腿就走了。”姜锡山说。

“那，要罚他的钱吗？”我迟疑着问。一棵20年以上的林下参，批发价起码在500元以上。连着挖折两棵，损失算谁的？

姜锡山摇头一笑，“他臊成那样，挺不够脸儿的了，我连说他一句都不好意思……亏点儿就亏点儿吧，咱也不是亏不起。”

是长白山的气质和老把头精神锻造出种参人的这份宽和，也是年入数十万元至百万元的收入，成就了种参人的大气。归总，还是人参的力量。

三

种参人最知道种参的苦。

石道河镇的李清林和集安市的姜锡山，都是老两口守在山上的参园子里，一守二三十年，前期的十几年没有电，照明靠蜡烛，现在用太阳能发电，却没网络信号，过着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日子。山路陡峭，生活用品全靠人背肩扛上山。不能用电器，在溪里坐一口缸，肉食放在缸里保鲜。无冬历夏，每天都要巡视参园，雷打不动。割草（草不能拔，怕草根出土时伤了人参的根须）；捡拾掉落的枯枝（落枝压着人参的枝叶，地下的人参主根会变形）；雨后，参秧倒了，要一棵棵扶起来；落叶厚了，会捂着参，要抱走一部分；围场的铁丝网被“山牲口”撞破了，要及时修补。如果在铁丝网外发现野猪的脚印，就紧张得如临大敌……

种参风险高，一不小心就倾家荡产。

“去年，榆林（集安市附近的小镇）有一个种参人，老头儿跟我一样，也在山上守了20多年，总算熬到功德圆满，把参园子打包卖给桓仁一个买家，作价200万元，先付30万元定金。合同签完，约定第二天雇人抬出全部参后交尾款。老头儿高兴，当晚进城和朋友喝酒庆祝，喝多了就没回参园子睡。第二天一大早带买家上山抬参，傻眼了。就一夜工夫，野猪钻进来了，连拱带吃，价值200万元的参，满打满算也就剩三五十万元了。”

这件事是姜锡山讲的，高度雷同的故事，李清林也攒了一肚子，其中之一的主角是他自己——他的参场有一条沟的林下参，就是这么没的。被野猪祸害过的参园，没被拱吃的参也半拉咔叽，不生须子，慢慢就废掉了。两个参把头都不知道，下一次此类故事上演，主角会不会是他们。高回报和高风险是事物的AB面，林下参产业从不曾有过一夜暴富的神话，却永远不乏一夜破产的悲剧。况且，撒下百万粒人参种子，几乎百分之百的出苗率，二三十年后，能抬出几万棵人参就已经是万众瞩目的“明星大户”，成品率极低。鼠害（东北鼢鼠、山鼠、鼹鼠……）、虫害（金针虫、蛴螬、蝼蛄……）、病害（立枯病、猝倒病、根腐病……）、兽害（野猪、野兔）……人参有个别名是“地精”，乃天赐灵物，人知道，动物也知道。万物皆有灵，人类非唯一。比这些都更可怕的是自然灾害，年初有“雪封地”“倒春寒”，早春最怕“缓阳冻”，受害重时参的芽孢、芦头会腐烂，人参主根像被水烫过一样，一捏一股水，那是名副其实的全军覆没，无一幸免。还有冰雹、大风、水灾……长达十几、几十年的时间跨度，每一棵林下参的成长都要扛过九九八十一难，熬到修成正果了，还要提防遇上不靠谱的参把头，致残尚不是最坏的结局，雨水丰沛的年头，参出土时一不留神就破肚爆浆，洁白的参浆如参主流淌的泪水……

二三十个寒暑更替四季轮回，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浊沫，作用于人类个体，却是一段漫长的要以“辈子”为单位计算的生命周期。“辈子”有多沉重，要到了能以“辈子”来概括人生的时候才称量得出。地下的人参要经过十几年生长才能形成细密的环状皮纹，地上的种参人不知不觉间皱纹已爬遍全身。林下参漫长的成长周期决定了，能坚持几十年后拨云见日的，100户参农里有5家就算高概率，另外95家血本无归的参农只负责提供反面教材。每一个故事都被命运标上了高昂的价格，一串串数字上凝满泪、汗和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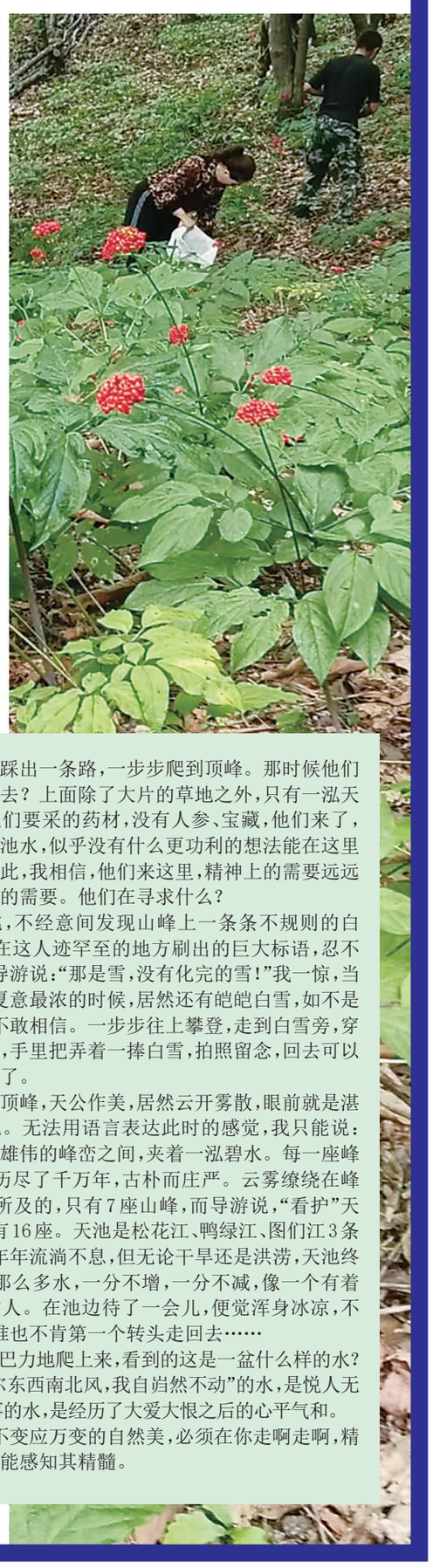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重来一次，还会选择种植林下参吗？

问的是姜锡山，他点头说：“会。因为人参值得。”

人参的力量作用于参农，成就了李清林和姜锡山的坚守。李清林的参场至今仍在不断投入，总投资已达五六百万元之巨，买参籽曾一次性豪掷60万元，靠儿子做矿产生意撑着，别人啃老他“啃儿”；姜锡山的参场地势险峻，今年雨水大，路况更糟，老伴儿不慎跌断了腿，至今还在休养中。但是这两个老参把头“守”得心定如铁，作为极少数的被命运眷顾的幸运儿，他们守到了吉林省振兴人参产业的好日子，希望的光芒，正在照亮他们和他们家人的余生。

这既是地之精华——人参的力量，也是吉林的力量，更是今日中国的力量。

▼七月份撸参籽　姜锡山 摄



行吟吉林

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天池寻水

□王国华

到长白山一定要看天池。但能否看到天池要凭缘分。导游说，不知道多少游客兴致勃勃而来，最后却扫兴而归。天池就在那里静静地躺着，已经有千万年，上山的路途虽然艰险，但还不至于难于上青天，怎么还见不到天池？原来，长白山上真正是一岭分四季，十里不同天，忽云忽阴，晴雨不定；游客乘车、步行，翻山越岭，好不容易到得山顶，极有可能是云雾缭绕或者大雨倾盆，将天池的本来面目遮掩住。或者，干脆就被大雨拍在半路，连上山的机会都丧失掉。

驱车上山，有3条路可走：北坡（安图县的二道白河镇）、西坡（抚松县的松江河镇）、南坡（长白朝鲜族自治县）。我们是从西坡登山的。头一天晚上，松江河镇刚刚下了一夜的雨，空气湿润，心里便有点隐隐的担心。这样的天气，岂不要与梦中的天池错过？导游倒是气定神闲，估计是这种情况见得多了。

路是新修的，很平整。不知不觉，车子已经到了海拔1500米以上。导游说：“大家请向路边瞅瞅，看有什么变化？”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答出来：“挺拔高大的树木变矮了！”导游解释说，这是因为随着海拔的升高，气温越来越低，只有低矮的次生林才能生长。再往上走，海拔2000米左右，眼前一下子豁然开朗，一座座山峰被大片大片的绿草覆盖，草地上点缀着金莲花和金达莱、毛百合等，五颜六色，刚才的森林像是一个梦，被早晨的阳光惊走了。

在车上看，山峦上影影绰绰地绕着云彩，走近了，发现它们就在身边，把手伸出车窗，甚至就能随便抓到一把飘过的云朵。这是在人间还是在天境，我真有点说不清了。

到了天池停车场，下车沿着石阶往上走，还有很远的路。石阶路虽然狭窄，但也才修了没几年，我们的先人，就是在这里生生踩出一条路，一步步爬到顶峰。那时候他们为什么要爬上去？上面除了大片的草地之外，只有一泓天池水。没有他们要采的药材，没有人参、宝藏，他们来了，除了掬一捧天池水，似乎没有什么更功利的想法能在这里得到实现。因此，我相信，他们来这里，精神上的需要远远大于纯物质上的需要。他们在寻求什么？

抬眼远眺，不经意间发现山峰上一条条不规则的白带，以为是谁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刷出的巨大标语，忍不住赞叹起来，导游说：“那是雪，没有化完的雪！”我一惊，当时正值七月，夏意最浓的时候，居然还有皑皑白雪，如不是亲眼所见，真不敢相信。一步步往上攀登，走到白雪旁，穿着短袖的夏衣，手里把弄着一捧白雪，拍照留念，回去可以着实炫耀一番了。

终于到达顶峰，天公作美，居然云开雾散，眼前就是湛蓝湛蓝的天池。无法用语言表达此时的感觉，我只能说：太美了！座座雄伟的峰峦之间，夹着一泓碧水。每一座峰峦，都仿佛是历尽了千万年，古朴而庄严。云雾缭绕在峰顶，我们目力所及的，只有7座山峰，而导游说，“看护”天池的峰峦，共有16座。天池是松花江、鸭绿江、图们江3条大江的源头，年年流淌不息，但无论干旱还是洪涝，天池终年不变，总是那么多水，一分不增，一分不减，像一个有着无比定力的哲人。在池边待了一会儿，便觉浑身冰凉，不住地打战，但谁也不肯第一个转头走回去……

人们费劲巴力地爬上来，看到的这是一盆什么样的水？就是一盆“任尔东西南北风，我自岿然不动”的水，是悦人无数，看穿了世事的水，是经历了大爱大恨之后的心平气和。

天池，以不变应万变的自然美，必须在你走啊走啊，精疲力竭之后才能感知其精髓。

责任编辑：鲁钟思